薪传火继,拯救绝学

——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来赤峰学院讲学纪要

李　俊　义

(赤峰学院 历史系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 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　2007 年 6 月 7 日至 20 日,年逾古稀的刘凤翥先生在赤峰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活动。内容涉及“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的失传”、“契丹小字资料的最初出土和初步研究”、“国外对契丹小字的研究”、“研究契丹小字的新高潮”、“契丹小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研究概况”、“日本国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小字方法之剖析”、“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契丹大字‘应历碑’为金代墓志说”、“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已经解读的契丹小字语词”、“部分契丹小字的原音字音值之构拟”、“契丹小字墓志解读举例”、“契丹大字墓志解读举例”等专题。

关键词　刘凤翥;契丹;契丹小字;契丹大字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08)01A-0001-07

一直关注拯救绝学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邸永君博士认为,绝学是“我国本土的对民族传统文化建设有重大意义,之前曾较有优势,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濒临灭绝的学科”。

契丹文字学,与西夏学、女真学、八思巴文字学和突厥学同属于濒危学科。尤其是契丹文字学,被学者们称之为“真正的绝学”。

20 世纪 20 年代,热河省林西县土豪兼私塾校董廉某想挖点宝物给教师发薪水,于是挖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蒙古语“瓦砾滩”)地方的辽庆陵中的某陵。据廉某后来对苏赫先生回忆说:“里面如同宫殿一般,有蓝地金字‘宁静宫’的牌匾。”当时正在此地传教的比利时人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也赶往现场挖宝。1922 年 6 月 21 日,凯尔温挖开了辽兴宗的永兴陵,从中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凯尔温不谙传拓之术,于是雇用华人以五天的时间逐字抄录之。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的手抄本首次发表在《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23 年第 118 期。湮没了数百年的契丹文字资料重见天日,其意义非比寻常,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

八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契丹文字解读研究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然而,契丹文字学这门“绝学”也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窘境。赤峰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契丹辽文化的中心,契丹文字资料主要出土于赤峰地区。赤峰人研究契丹辽文化(包括契丹文字学),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有鉴于此,赤峰学院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和历史系为了学科建设,决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知名的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来赤峰学院传经送宝,普及契丹语言文字学知识。

刘凤翥,字潜龙,1934 年 11 月 7 日生,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王朴家村人。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所 1977 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陈述(字玉书,1911—1992)教授。1966 年,刘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民族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辽金史和契丹文字的研究,被国外同行誉为“契丹文字首席学术权威”,著有二十五史新编中的《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香港中华书局 1998 年繁体字版)、《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华艺出版社 2005 年北京版),合著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在大陆、港、台和日本、芬兰等地发表学术论文共 100 馀篇。

2007 年 6 月 7 日至 20 日,年逾古稀的刘凤翥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先生在赤峰学院为期两周的讲学活动中，不避酷暑，每天坚持讲授 6 课时，讲授内容涉及“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的失传”、“契丹小字资料的最初出土和初步研究”、“国外对契丹小字的研究”、“研究契丹小字的新高潮”、“契丹小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研究概况”、“日本国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小字方法之剖析”、“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契丹大字‘应历碑’为金代墓志说”、“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已经解读的契丹小字语词”、“部分契丹小字的原音字音值之构拟”、“契丹小字墓志解读举例”、“契丹大字墓志解读举例”等专题。

关于契丹文字的创制，史书上有记载。“契丹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汉人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1]“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2]“至阿保机，稍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3]刘凤翥先生指出，从史源学角度分析，《新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皆源于《五代会要》。“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和“以隶书之半增损之”，费解。不易操作，也不符合事实。刘先生还讲述了 1991 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代钦塔拉苏木辽墓出土的两件契丹大字木牍的“刻木之约”遗存。[4]契丹大字的创制，文献有载。“(神册)五年(920)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5]“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6]“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7]“(耶律)迭剌……性敏给。太祖曰：‘迭剌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句，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8]对上述文献，刘先生指出，接待回鹘使者学习回鹘语言文字与创制契丹文字是两码事，二者没有联系，契丹小字和回鹘字更没有任何关系，澄清了数十年来一些辽史著作中认为契丹字是回鹘字母拼以契丹语的人云亦云的错误说法。

关于契丹文字的失传，刘先生说，辽亡金兴。金朝虽然创制了女真文字，但金朝前半期在使用女真文字和汉字的同时，仍使用两种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诏罢契丹字”。[9]蒙元初期的知名知识分子耶律楚材起初也不认识契丹文字，后来他随成吉思汗征西辽，才用一年时间跟着西辽的前郡王李世昌学会了契丹文字，并把契丹文字的《醉义歌》译为汉字。[10]元代以后，契丹文字渐绝于世，成为长期不被人们所识的死文字，用契丹文字写的书也全部失传。

关于契丹小字资料的最初出土和初步研究，刘先生介绍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传教士和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盗掘辽庆陵并出土契丹文字和汉字哀册的情况，以及在 1932 至 1935 年间，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煌等中国学者初步研究契丹小字的情况。

关于国外对契丹小字的研究，刘先生介绍了日本学者羽田亨、山路广明、田村实造、长田夏树、村山七郎、爱宕松男，前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达思今、鲁道夫等人的契丹小字研究成果。

刘先生说，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其间虽然也偶有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发表，但仍处在 30 年代水平，没有质的飞跃。直到 70 年代中期，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为成员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成立，才开启了利用双方优势互补集体研究契丹文字的新纪元，掀起了契丹文字研究的新高潮，至今犹方兴未艾。[11]

关于契丹小字资料，刘先生详细介绍了《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仁懿皇后哀册》、《兴宗皇帝哀册》、《辽道宗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宣懿皇后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哀册》、《萧令公墓志》(残石)、《故耶律氏铭石》、《萧仲恭墓志》、《许王墓志》、《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海棠山出土的墓志》(残石)、《金代镇国上将军墓志》(旧称《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副部署墓志》、《耶律弘用墓志铭》、《耶律迪烈墓志铭》、《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铭》、《耶律奴墓志铭》、《耶律(韩)迪烈墓志铭》、《耶律(韩)高十墓志铭》、《撒懒·室鲁太师墓志碑》、《萧图古辞墓志》、《梁国王墓志铭》、《萧太山和永清公主墓志》、《耶律贵墓志铭》、《萧特每·阔哥驸马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完颜通铜镜》、《宝坻官铜镜》、《七言绝句诗圆铜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镜》、《契丹小字压胜钱》、《契丹小字‘天云军详稳’铜鱼符》、《双行契丹小字铜鱼符》、《祝寿玉魁》、《黄釉笔洗上的契丹小字墨书》、《呼和浩特东郊万部华严经塔(白塔)契丹小字墨书》、《科右中旗巴日哈达墨书》、《木□壁墨书》、《庆陵壁画墨书》等。

关于契丹大字资料,刘先生详细介绍了《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耶律延宁墓志铭》、《北大王墓志》、《耶律昌允墓志铭》、《萧袍鲁墓志》、《萧孝忠墓志》、《耶律祺墓志》、《耶律习涅墓志铭》、《永宁郡公主墓志铭》、《李爱郎君墓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碑》、《清宁二年某宰相墓志》、《葬父石棺铭》、《辽太祖纪功碑残石》、《辽上京出土的残石》、《四方石柱铭文》、《特门牧场石崖墨书》、《红光石崖墨书》、《副□之印》、《凤凰山出土的铜印》、《乌骨山出土的铜印》、《三合村出土的铜印》、《蒲石河村出土的铜印》、《原东北博物馆所存官印》、《沙雅出土的铜印》、《伊犁出土的铜印》、《奈曼旗出土的铜印》、《河南营子出土的铜印》、《白音沟出土的铜印》、《玲珑塔出土的铜印》、《朱家屯出土的铜印》、《发别河出土的铜印》、《开安镇出土的铜印》、《元帅右都监印》、《八面城出土的铜印》、《盘山县出土的铜印》、《南公营子出土的铜印》、《左都监铜印》、《白塔子出土的铜印》、《林东镇出土的铜印》、《乌兰乡出土的铜印》、《高州遗址出土的铜印》、《围场出土的铜印》、《天津艺术博物馆所存铜印》、《三岔子遗址出土的铜印》、《都□府之印》、《□州□□之印》、《盖州大清河出土的铜印》、《都监之印》、《天朝万顺金钱》、《天朝万顺银钱》、《巴林左旗博物馆所存的符牌》、《阿城出土的铜牌》、《西沟出土的符牌》、《巴林右旗博物馆所存的符牌》、《白塔子出土的铜镜边款》、《大通沟出土的铜镜边款》、《前郭出土的铜镜边款》、《偏脸古城出土的铜镜边款》、《乌兰察布市出土的铜镜边款》、《契丹大字木牍》、《契丹大字墨书》、《阿拉显哈达墨书》等资料。

关于契丹大字的研究概况,刘先生说,在契丹大字研究史上,称得上科学解读契丹大字者,截至目前,严格说来,全世界只有阎万章、刘凤翥和日本的丰田五郎三人而已。三人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纠谬,共同推进着契丹大字解读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阎万章先生已经作古,丰田五郎先生已是八十六岁高龄,刘凤翥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刘先生希望有志于此的青年赶快成长,赶快接班,这既是老一辈学者的心声,也是事业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

刘先生此次讲课的重点是如下三部分:

(一)部分契丹小字原字音值之构拟

刘先生说,契丹小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每个契丹小字都是一个单词,它们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发音符号拼成的。现代学者管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叫原字。研究契丹小字的重点有二:一是构拟每个原字的音值,二是解读每个契丹小字即单词的字义。刘先生详细讲述了中外学者构拟契丹原字音值的历史,还讲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如何从有汉字碑文对译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入手,通过寻找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人名、官名、地名等,然后利用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对所有契丹小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滚雪球式地逐步往前推进,终于正确构拟出第一批契丹原字的音值的过程。现在已有203个原字的音值被构拟,刘先生逐一讲述了构拟它们的理由。这203个原字音值的构拟主要是依靠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或解读汉语音译的契丹语,即使解读的契丹语固有的单词也不是凭空臆测的,而是该单词起码有一半的读音是已知(这种已知是指科学解读的,而不是指任意推测的)的,并参照了契丹语的亲属语言。学员们对这一章特别感兴趣,有的学员把能拟音的原字戏当汉语拼音方案使,写成汉字短文或书信,然后用契丹原字音译出来。

(二)部分契丹小字语词之解读

刘先生把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分成年号和纪年、天干和地支、数字、时令和朔闰、国号和国名、部族名、地名、官名、尊号、庙号、谥号、爵位、姓名、亲属称谓、书名、方位以及日常用语等十几个大类,共845个单词、词组或短语,一一进行了讲解,指出解读它们的理由,它们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的出处。这等同于已经解读的契丹小字字典。掌握了这部分内容和上述已知的原字音值之构拟,也就掌握了中外学者经过80多年努力而取得的解读契丹小字的全部成果。

(三)考释契丹文字墓志的举例

刘先生以考释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耶律昌允墓志铭》和契丹小字《梁国王墓志铭》、《耶律副部署墓志铭》为例,讲解了考释契丹文字墓志的方法和体例。不仅把墓志中能认的契丹文字尽可能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地认出来，最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所认的字与墓志主人是什么关系。汉字墓志和契丹文字墓志一般都包括墓志题目、墓志撰者的官衔和名字、墓志主人的先辈、墓志主人的生平（包括生卒年月日）、墓志主人的丧事、墓志主人的兄弟姐妹情况、墓志妻室的情况（包括娶几个妻子以及她们的家庭背景）、子女甚至孙辈情况、墓志撰者的谦辞、铭文等内容。尽可能地按着这样的框架去解读契丹文字墓志，把解读的内容都给串起来，并结合史书的记载给以恰当的说明。不仅使死文字复活，也使死资料变活，以达到证史补史的作用。

关于解读契丹文字的意义，刘先生以《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为题，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辽朝的国号和"一国两号"。[12]

综合《辽史》和《契丹国志》的记载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辽太祖于神册（916）元年建国称"契丹"，是以民族的名字为国号。会同元年（938），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为了笼络燕、云地区的汉人，辽太宗把国号改为民族色彩不太浓厚的"辽"。[13]统和元年（983），辽圣宗复改国号为"契丹"。咸雍二年（1066），辽道宗复改国号为"辽"，直至亡国。一般又认为"哈喇契丹"是西辽的专有称号。陈述（字玉书）先生首先提出辽朝也称"哈喇契丹"。[14]契丹文字的解读成果完全证明了陈先生的学说。"哈喇契丹"的"哈喇"在契丹文字中确切的读音为 huli，其本意是"辽"。"哈喇契丹"就是"辽·契丹"。在使用契丹文字的范围内辽代实行的是"契丹·辽"或"辽·契丹"的双国号制。在汉文资料中称国号为"契丹"时，在契丹文字中称国号为"契丹·辽"，即"契丹"置于"辽"之前。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即如此。在汉文资料中称国号为"辽"时，在契丹文字中称国号为"辽·契丹"，即把"辽"置于"契丹"之前。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萧孝忠墓志》和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韩高十墓志》、《耶律慈特墓志》、《耶律迪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铭》、《耶律奴墓志铭》等均如此。

（二）对一些历史人物生平的补充。

《辽史》是在辽朝灭亡二百馀年之后，用不足一年的时间修成的。由于史料短缺、编纂仓促，致使《辽史》是二十四史中最为陋略的一部，缺漏谬误之处甚多。汉字墓志对补正《辽史》有重要意义是辽史学界公认的事实。契丹字墓志亦有着同样的作用。例如耶律敌烈虽然在《辽史》卷九十六有传，然而其传仅有183个字，过于简单。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收藏有此人的契丹小字墓志，墓志有契丹小字41行，共1740馀字，将近《辽史》其本传字数的10倍。尽管现在还不能把它彻底解读，仅仅根据现有的解读水平也能对其生平做些补充。例如，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确切生卒年月日。据墓志第13行，他生于太平丙寅年正月二十九日。太平丙寅年即太平六年（1026）。又据墓志第26行，他卒于大安八年壬申年（1092）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远比《辽史》中仅有的"八年卒"三字详尽得多。墓志从第4行开始详细述说他的家史，说他是六院蒲古只夷离堇族系之人，他的第八代祖宗是帖剌夷离堇。他的祖先还是辽太祖的祖父玄祖皇帝的胞兄。墓志也提到了他的五世祖"曷鲁本·吼采访"和吼之子斜宁·何鲁不太师郎君，他的父亲为善宁·广富奴太师，母亲为嫦娥夫人。他是父母的第二子。这也比《辽史》中"采访使吼五世孙"七字详尽得多。据墓志第14行，他开始做官的时间为重熙十五年（1046），这也比《辽史》的"重熙末"确切。他曾"拜中京同知"，还曾任某部"都监"、"知枢密院事"、"忠正军节度使"、"监门卫上将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这些官衔都是《辽史》本传所没有的。墓志还提到他有三个妻室，大者叫御节，是宰相不宁之族系的宁雪郎君之女，生有女儿两个：大女儿叫顺某夫人，嫁给了国舅某某；次女儿某夫人，嫁与某太师。次妻生女儿三个：大者为雍夫人，嫁与国舅某某；次女嫁与药师奴郎君；第三女的情况虽详，但不能解读。第三妻曾被封申国夫人之号，生有三男三女。[15]这些均可补《辽史》之不足。

此外，通过解读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16]、《韩高十墓志》[17]、《耶律（韩）迪烈墓志》[18]、《耶律弘用墓志铭》[19]、《耶律慈特墓志铭》[20]、《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21]以及《耶律迪里姑墓志》，还有解读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22]、《永宁郡公主墓志铭》[23]等，均对《辽史》有所补正。

（三）细辨忠奸，纠谬《辽史》

《辽史》卷一百一十一《奸臣传》中有一个萧图古辞。传中说"（萧图古辞）应对合上意，……眷遇日隆，知北院枢密使事。（清宁）六年，出知黄龙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顷之，为北院枢密使，诏许便宜从事"。辽朝的北枢密院是执掌契丹军马的中央军事机关。北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分别为该军事机关的正、副首长，级别相当于正、副宰相。知黄龙府则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员。在萧图古辞眷遇日隆、官阶步步高升的时候，在没说什么原因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句“出知黄龙府”，接着又“拜南府宰相”，令人觉得非常唐突，甚为费解。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墓志》的出土，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24]原来辽朝有两个萧图古辞，一个是奸臣高官萧图古辞，一个是忠臣地方官员萧图古辞。《辽史》的编者把两个人的事情捏到一起去了。《辽史·奸臣传》中的“出知黄龙府”显系衍文。奸臣萧图古辞在辽代就被“免为庶人，后没入兴圣宫，卒”。按着当时的礼制，像这样的人死后是不能刻墓志的。刻墓志的萧图古辞于咸雍四年(1068)二月二十五日因病薨于黄龙府之府尹公署，享年五十有二。据此推算，他应生于开泰六年(1017)。他曾以黄龙府府尹的身份出使宋国，庆贺宋朝新皇帝即位。这与《辽史》卷二十二咸雍三年六月条“辛亥，宋以即位，遣陈襄来报，即遣知黄龙府事萧图古辞、中书舍人马铉往贺”相吻合。当时宋朝新即位的皇帝是宋神宗。忠臣萧图古辞的祖父是图宁大王，他的父亲是古只宁大王。他的外祖父是秦王韩匡嗣的儿子韩德凝。萧图古辞兄弟姐妹四个，他是次子。他的妻子是公主。他们有两个男孩子，五个女孩子。他曾任安州刺史、中京同知、某仓都监、某宫宫使、六院都监、南京通判、上京通判，终黄龙府府尹。他的职事官经历始终为地方官吏。他虽曾被封为金吾卫上将军、工部尚书，但这些都是表示品阶身份的散官，不是职事官。从他的经历判断，他与《辽史·奸臣传》中的萧图古辞决非一人，必须把他们区分开来，必须把《辽史·奸臣传》的衍文删除。

(四)若干契丹语词的诠释

《辽史》中人名多是契丹语的音译，例如“讹里本”、“胡睹古”、“乙辛”、“阿思”、“敌烈”等等。如能弄明白这些契丹语词的含义，无疑是对辽史研究不小的深化。通过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上述语词的含义已弄明白。汉字墓志铭在题目后面往往有“并序”二字。契丹字墓志铭也往往是这一格式。通过解读契丹字，使我们知道契丹语中的“序言”的“序”和“朔日”的“朔”均读“讹里本”或“乌卢本”，其本意为“开头”和“起始”。辽代契丹族男人和女人多有叫此名者。辽道宗和他的宣懿皇后均葬于永福陵。通过解读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我们已经认出了契丹小字中的“永福陵”。又通过对汉字和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契丹语人名“胡睹古”的本意为“福”。契丹小字年号“寿昌”已被解读，其本意为“大寿”。契丹小字“寿”就读“乙辛”或“意辛”。奸臣耶律乙辛和耶律奴之妻萧意辛的名字均为“寿”之意。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中的年号“清宁”均被解读，其本意为“上天眷顾”。契丹语人名“阿思”或“阿里思”即为“眷顾”之意。通过对契丹小字《耶律敌烈墓志铭》之解读，[25]我们可以知道“敌烈”为“七”之意。

《辽史》谓辽代永州有木叶山。[26]《契丹国志》称辽太祖和辽太宗均葬于木叶山。[27]辽太祖葬于祖州，辽太宗葬于怀州。这说明辽代的永州、祖州和怀州都有木叶山。为什么辽朝有这么多木叶山？山名“木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通过对契丹小字的解读，我们知道契丹语“大”的读音为“木叶”，“木叶山”为“大山”之意。“大山”是个很普通的名字，既可以泛指群山，也可以专指某一山。弄明了木叶山含义为“大山”也就容易明白辽境为什么到处有木叶山了。

(五)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的读音

研究辽、金、元史者，谁也绕不开“”字。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如王国维、藤田丰八、箭内互、陈述、蔡美彪等人都曾为这个字绞尽了脑汁[28]。他们讨论“”、“”二字哪一个是正字，哪一个是别字？正字最先究竟是契丹字还是汉字？正字的读音是什么？正字的意思是什么？刘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根据对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的解读，认为“”是正字，“”是别字。正字“”原为契丹大字，读“又”。此字后来又混入汉字之中，并与汉字“”相混淆。[29]之所以说汉字中的“”是混入的契丹大字，是因为契丹大字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在此之前，汉字典籍中无“”字。契丹大字资料《北大王墓志》、《耶律习涅墓志铭》、《耶律昌允墓志》中都出现了“”字。在《耶律昌允墓志》中有汉语借词“千牛卫上将军”。“牛”字是由两个契丹大字拼成。“”字是拼写汉字“牛”的第二个契丹大字，也就是说它是汉字“牛”的韵母，这就铁板钉钉地砸死了它读“又”。它的读音砸死了，再考释它的字义就方便多了。这方面的工作有待于来日。

刘先生总结道，上述诸例足以说明对于辽史研究者来说，契丹文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近年，契丹文字资料几乎年年都有出土，解读工作也几乎年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都有进展,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刘先生坚信,随着契丹文字资料的不断积累和解读工作的不断前进,必将改变辽史研究工作面貌。

刘先生还对自己在研究契丹文字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做了修正。被称为“应历碑”的契丹大字墓志,其最后一行的前半行为年款。自1975年以来,刘先生一直把这一年款的前三个字释为年号“大应历”[30]。通过对契丹文字国号的解读,刘先生发现,“应历”年号的释法是错误的,应当订正为“大定”,并且应该把此墓志命名为《金代李爱郎君墓志》。它由被误认为时代最早的契丹文字资料变成了时代最晚的契丹文字资料。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刘先生对于契丹文字解读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错误学派一一做了剖析:

(一)日本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原字进行再分割的方法

刘先生指出,爱宕松男所研究的都是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每个契丹小字分别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契丹原字拼成单词。契丹原字是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不能进行字形和字音的再分割。爱宕松男恰恰在这个常识问题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他没有认识清楚契丹原字的这种不可再分割的性质,对原字进行了任意性的再分割。他不仅对原字的字形进行了再分割,也对原字的字音进行了再分割。所谓他对原字的字音的再分割,并不是指对一个正确读音的音节分解成若干音素,而是指他把从原字中分割出来的每一个破碎的字形笔画都任意给他拟成一个音。他不仅把一个契丹原字进行再分割,而是对所有他论述到的契丹原字全部进行再分割。他不仅把一个契丹原字分割为两部分,有时还分割成三部分甚至更多的部分。他把分割出来的每一部分都一一臆指了音,根据这种臆指音所“解读”出来的单词,其可靠性可想而知,必然是一错到底,毫无可取之处。

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文字的另一特点是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起来,或者说按着二者基本等同的思路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他把别人已经释出字义来的契丹小字硬性用蒙古语来读。实践证明,此路是行不通的。

(二)关于把日语中“训读”术语引进契丹小字解读的问题

刘先生说,有相当多的日文是借用的汉字。日文中的这些汉字不仅字形与源出的汉字相同,字义也与源出的汉字相同。但读音却有“音读”和“训读”两种读法。“训读”是指用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音读”是指用当时的汉字的读音来读。例如日文中的“人”字,字形、字义均与汉字“人”相同,但其读音有音读的じん或にん以及训读的びと。一个日本字的音读和训读的前提是与源出汉字的字形字义相同。没用这个前提也就无所谓音读和训读。而且音读和训读是互为依存的,有音读就有训读,有训读也就有音读。契丹小字与日文的情况不同,没有可比性。日文是方块表意字,契丹小字是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拼成的拼音字;凡是有音读训读的日文都是字形字义与源出汉字的字形字义相同,契丹小字的原字与汉字字形字同者极少,就是这些极少数与汉字字形相同者,也没有一个字义与字形相同的汉字相同。例如契丹小字“一”字形虽然同于汉字“一”,但字义却是“北”;契丹小字“十”字形虽然同于汉字“十”,但字义却是“西”;契丹小字“小”字形虽然同于汉字“小”,但字义却是“南”……等等。每个契丹小字都只有一个读音,而没有两种读音,仅仅说它读什么就行了,用不着引入“音读”、“训读”的概念。否则是自找麻烦。如果说某个契丹小字训读为什么,那么它音读是什么呢?必然无言以对。鼓吹用“训读”法解读契丹小字者,不仅对契丹小字的拼音性质认识模糊,对“训读”和“音读”互为依存的原理也认识不足。刘先生希望严谨的契丹文字研究者要多动脑子,自己从实践中得出结论,不要人云亦云。

现有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20世纪以来陆续出土和被发现的,主要是金石资料,收集这些资料必须传拓拓片。刘先生还讲述了拓制拓片的方法等。

刘凤翥先生倾其所有,尽其所能,竭其所劳,注其所爱,将其数十年来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无私地传授给赤峰学院的青年教师,听讲者认真学习,短短几天的时间,他们就能够识读常见的契丹文字。听讲者决心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刻苦钻研契丹文字学知识,再传授给学生们,将契丹文字学薪传火继,发扬光大。

学院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刘凤翥先生的讲学活动,刘先生抵达学院的当天,学院党委书记郑克教授、院长席永杰教授、副院长德力格尔教授、科研处处长高瑞民教授、历史系主任徐子峰教授、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任爱君教授等与刘凤翥先生进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座谈，对刘凤翥先生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刘先生讲课期间，席永杰院长还拨冗聆听了先生的契丹文字课程，这更激发了青年教师学习契丹文字的热情。

除此之外，6月11日，刘先生为全院学生作了题为"契丹后裔今何在"的学术报告。重点讲述了他与"分子考古学"课题组其他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教授、刘春芸教授、吴东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智超研究员、李锡厚研究员和内蒙古的齐晓光、塔拉、陈棠栋、李兴盛等专家学者利用DNA的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契丹后裔的艰辛历程，并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6月15日，刘先生为全院学生作了题为"神秘的契丹文字"的学术报告，重点讲述了契丹文字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前景，并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总而言之，此次刘凤翥先生来学院讲学，对提高学院乃至赤峰地区契丹辽文化研究水平，弥补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的缺陷，加快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五代会要.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98.349.

②新五代史.卷72.北京：中华书局,1974.888.

③叶隆礼. 契丹国志. 卷2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1—222.

④刘凤翥、丁勇、孔群、白玉.两件契丹大字木牍之解读，国学研究.卷1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⑤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神册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⑥辽史. 卷75. 突吕不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4,1240.

⑦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6—1247.

⑧辽史.卷64.皇子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967—969.

⑨金史. 卷9. 章宗本纪一. 北京： 中华书局,1975,220.

⑩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6,171.

⑪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78—86.

⑫刘凤翥. 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 "哈喇契丹"[J]. 东北史研究,2006,(2).

⑬刘凤翥.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J].历史月刊(台北),1991,(1). 132—135.

⑭陈述.哈喇契丹说[J].历史研究,1956,(2).73—74.

⑮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敌烈墓志铭"考释[J].民族语文.2000,(1).43—52.

⑯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J].民族语文.2000,(2)61—68.

⑰刘凤翥.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考释[J].揖芬集(庆祝张政烺先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65周年暨九十华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06—609和903—904.

⑱刘凤翥、唐彩兰、康立军.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考释[J].民族语文.2002(3)74—80.刘凤翥、唐彩兰、高娃.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J].文史.2002(2)99—118.

⑲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J].文史.2003(3) 194—208.

⑳刘凤翥、丛艳双、于志新、娜仁高娃.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几里本墓志铭"考释[J].燕京学报.2006(20) 255—277.

㉑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J].民族语文.2002(2)75—80.

㉒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J].燕京学报.2004(17) 61—99.

㉓刘凤翥、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J].燕京学报.2003(14)71—93.

㉔梁振晶.阜新四家子辽墓发掘简报[M].辽宁考古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㉕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敌烈墓志铭"考释[J].民族语文.2000(1)43—52.

㉖辽史.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74.445.

㉗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39.

㉘王国维.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致藤田丰八博士书一.致藤田丰八书二[M].观堂集林.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768—769.[日本]箭内互撰、陈捷、陈清泉译.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M].商务印书馆,1933. 28—30. 陈述.乣军史实论证 [J]. 史学集刊,1950(6).377—388.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J].元史论丛(2). 1—22.

㉙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的契丹大字"乣"的读音[J].民族语文.1979(4).263—267.

㉚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大字资料汇集续补[M].1975,油印本.

〔责任编辑　孙国军〕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